

大寨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山区的旗帜

张丽泉 郝占教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大寨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山区的旗帜

张丽泉 郝占敖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太原

內 容 提 要

大寨，位于太行山上，过去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英雄的大寨人民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同穷山恶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从而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这本书就是说的这个村的人民同穷山恶水作斗争的经过和取得的伟大成绩。内容生动感人，值得人们仔细地读一读。

大 寨

张丽泉 郝占敖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cdot 2\frac{3}{8}$ 印张·52,000字

一九六四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六四年三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150册

统一书号：4088·101

定 价：(5)0.20元

目 录

一、坚持政治挂帅·····	4
二、坚持总路线·····	21
三、坚持“八字宪法”·····	34
四、坚持干部参加劳动·····	50
五、坚持改进经营管理制度·····	60
六、坚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72

学习大寨人民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

学习大寨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

学习大寨人民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

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象一块“吸铁石”，吸引着全省农民，不，是吸引着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学他们的志气，学他们的风格，学他们办好集体经济、建设山区的经验。

大寨大队，是太行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村庄的位置在昔阳城东南十华里的虎头山脚下。村庄的背后，是连绵起伏的大石山，半山腰铺着一层夹杂着沙石的薄土层，山脚下有几十个极不规则的土圪梁，只是分割着这些土圪梁的数十条深沟里，才有历年淤漫成的百余亩比较肥沃的土地。能够种植庄稼的地块，最大的两块是五亩，最小的不足一分，八百多亩土地分隔为四千七百块，粮食亩产一百三十九斤。

——这里沒有一亩水浇地，天旱时人畜用水也不宽裕；

——全村六十户人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家有人在外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羊，讨吃要饭；

——全村只有七头牛、八头驴、一头猪、一百只羊；

——除四户地主、富农住的是比较象样的瓦房、石窑洞

以外，其余都住的是破房屋、烂窑洞；

.....

人穷、地穷、村子穷——不过，这是解放以前的旧大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大寨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就组织起互助组，一九五二年办起了初级农业社。这些年来，他们没有使用什么农业机械；只靠两只手、一把镢头、两个肩膀、一条扁担；合作化以来，他们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一文钱，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使旧大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半山腰的山坡、圪梁地修成了重重迭迭的梯田，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治理成二百多亩肥沃的沟凹地，地块连成二千九百块，粮食亩产七百七十四斤；

——山坡、梯田里栽植的三千株果木树和一千多株木材树，已开始结果、成材；

——畜圈里喂养的十二匹马、九头骡、十一头驴、三十二头牛，头头膘肥体壮；圈存猪一百二十头、羊三百多只；

——八十户社员，七十八户有存款、存粮，一九六二年每人平均由集体分粮四百四十斤、现金一百五十余元；

——合作化以后的十一年间，共出售给国家余粮一百七十五万八千余斤，每户平均二万二千斤；

.....

更激动人心的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初旬，遭受了五百年来未有过的涝灾，山洪暴发，一百三十九亩土地连根冲毁。

四十一亩土地颗粒无收，全村有百分之七十的住房（窑洞）倒塌。他们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一文钱、一斤粮，有危险的房屋都经过补修，并在新址上兴建起四十间瓦房、二十孔石窑。向国家包购的二十四万斤余粮斤两不少，每户平均出售给国家余粮三千斤；留的种籽、饲料比一九六二年也斤两不少，社员每人还从集体分得粮食四百斤，每个劳动日分红一元一角，全部兑现。

仅仅十一年时间，大寨人民就使山河易色，换了人间。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创举。

奇迹是怎样来的，大业是怎么创的？是大寨人民敢于革命的精神。

革什么命？革阶级敌人的命；革人们错误的、落后的思想的命；革穷山恶水的命。也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这三大革命运动的旗帜，是怎样举起来的？是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称得起是战斗的堡垒，称得起是群众的带头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他们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们在各项斗争中，紧紧地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冲破了重重困难，才达到今天的美好境地。

要问他们的路子是怎样走过来的？具体经验是什么？下面就作介绍：

一、坚持政治挂帅

抓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抓活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群众

陈永贵说：“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搬倒了旧社会压在咱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只算是革命开了个头。咱们要为死去的祖先们争气，为子孙后代创家立业；革命就要革到底，一定要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把劳动人民的江山建设成为铜帮铁底。

“有人说：‘现在大家都是公社社员，在一块地里劳动，在一个场上分粮，还讲什么阶级？有什么斗争？’这话说得不在理。阶级是个根本问题，啥时候也得分得清清楚楚。谁好谁坏，要从他的本性看。咱们穷人不会忘记旧社会的苦，要起来闹革命，要建设自己的锦绣江山；阶级敌人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剥削生活，更不会甘心情愿和咱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建设社会主义，一时一刻也不能忘掉阶级斗争，不能忘掉阶级路线，依靠谁、团结谁、提防谁，心里要经常有数数。

“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得不断提高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新思想。有了新思想，才能建设新土地，掌握新技术。集体经济要用两手抓，一手抓政治，做好政治工

作，变思想；一手抓生产，变土地、变技术。思想工作抓得紧，粮食产量上得快。”

干部爱憎分明 堡垒战斗力强

行船需要有一个好舵手，打仗需要有一个好司令部，办好一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需要有一个好的党支部。大寨人民革命的红旗举得高，集体经济办得好，能够在一个穷山沟里创造出奇迹来，首先因为以陈永贵同志为首的大寨党支部，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是群众的带路人。在阶级斗争中，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是政治上的旗手；在生产斗争中，他们挑重担，扛重活，是劳动能手；在农业技术改革中，他们虚心学习，反复试验，是革新闻将。

大寨村离县城只有十里地，是昔阳县解放较晚的地区，一九四七年才建立起党的组织。全村十几个党员，都是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十八个党员是翻了身的贫农、下中农。七个支部委员，都是贫雇农出身，其中有六个人在互助组时期就当干部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党无限忠诚，经历过各种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有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战斗意志，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一贯坚决认真；对上级党委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做工作、搞生产，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处处起模范，事事带头干。

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雇农出身，旧社会他给地主扛过二十四年长工。强烈的阶级感情，加上党的不断培养教育，

使他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他“身不动膀不摇”，带头组织互助组，带头办起农业社；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他又带头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陈永贵常好对人说：“阶级是个根本，啥时候也得得分清清楚楚。”他从来没有忘记旧社会的苦，没有离开阶级弟兄，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找贫下中农商量，生产上有了困难找贫下中农问计。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曾想收买他，给他送绒毡、送纸烟，他却无情地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富农分子声言要杀害他，贫农赵大和自动在他门口暗暗地守卫了七夜。办社十一年来，陈永贵没有任何多吃多占行为，自始至终清清白白；从来没有脱离过劳动，是全村头等种地把式，大寨大队的农业技术改革的成果，大部分是他带头试验成功的。陈永贵也是社员们的知心人，社员们有了疾病，他问寒问暖；社员们有了困难，他帮助解决；社员们有了想不通的事，愿意找他谈心；谁家婆媳不和、夫妻吵嘴，也要找他调解。社员们说：“永贵坐下来不比我们低，站起来不比我们高，他的心在天平上放着哩，他长的是一颗穷人的心。”

大寨党支部的战斗力的战斗力，是在不断加强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大寨的党员并不是没有缺点、不犯错误的，可是他们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认识错误、改正缺点，提高了阶级觉悟。从党支部建立那天起，他们一直坚持了两项制度：一项是学习制度，每逢下大雨、大雪不能下地的时候，或是农事空隙，大家就自动地集聚在一起，念文件、读报纸，学习党的基本知

识和党的政策。另一项是组织生活会，每月有一次支委会、一次支部大会，专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每次会议上，每个党员都要查一查：阶级立场站得稳不稳？革命干劲足不足？在各项工作中是不是起了带头作用？贾承庆是大寨党支部唯一的一个富裕中农出身的党员，一九五六年，因为他在经营管理上比较有办法，被社员选为生产队长。但他一当了队长，就暴露出了思想上不健康的毛病：全年只做了四十个劳动日，对集体生产也抓得不紧。这一年，这个生产队几乎减了产。在支部会上大家批评他丧失了党员的立场，被富裕中农“拥护”得昏头昏脑；还帮助他分析了思想根源。而他还是不肯好好检查他的错误思想，于是党支部建议社员大会撤销了他的队长职务。这以后，贾承庆才觉得沉痛了，积极劳动起来，对集体的事情和贫下中农的利益也关心了。后来，社员们又选他当了副队长。

严格的组织制度和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大寨党支部这个战斗的整体，越战越强，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无坚不摧，无攻不克。

坚持革命方向 不忘阶级斗争

大寨大队的集体经济，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有了陈永贵这样一个好“班长”，大寨人民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前进方向明，脚步走得正。地主富农的破坏，富裕中农的嘲笑，都动摇不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集体

经济的根子越扎越深。

一九四六年，党提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陈永贵就积极响应，带头组织互助组。富裕中农贾寿元等，害怕真的组织起来以后贫下中农沾了他们的光，来了个“先发制人”，他们把村里劳力好、土地好、牲畜好、农具好的九户富裕中农和一户中农搞在一起，挂出了“互助组”的牌子，自称是“好汉组”；名义上是搞互助，暗地里搞单干。其它中农也都兵对兵，将对将，搭伙碰组。剩下的九户人家，谁也不要了。这九户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既少耕畜农具，又缺吃少穿。陈永贵想：党号召组织起来，就是为了互相扶持，大家富裕，如果把困难户撇在一边，那组织起来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他把剩下的四个年过半百的老汉、五个十一岁到十六岁的娃娃，串连到一块，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他们是“老少组”。

村里人对这个“老少组”，说啥的都有，这个讥笑地说：“哈哈，永贵这个老少组，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唱哩！”那个惋惜地说：“永贵拿上条年轻力壮的好汉，又是种地的好把式，为啥和一把子老汉娃娃搅在一起！”

陈永贵说：“当好汉要当新社会的好汉，不当撇下穷人不管的好汉。”

晚上，陈永贵回到家里，他媳妇虎妮也说：“放着自己的好日子不过，偏要跟上一伙老汉娃娃闹互助组，你图得是个啥？”

“图个啥？图得过好光景嘛！咱受过穷，知道黄连的滋

味，如今翻身了，咱不能扔下穷弟兄们不管。要创家立业，咱就得和穷兄弟们抱在一起干。”

陈永贵到了地里，组员们说：“人家好汉组的人说，咱们老少组老的老、小的小，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散伙啦！”

“不要听他们的话，咱老的经验多，小的能长大，咱老少组不会比他好汉组差。”

各种各样的闲言冷语、讥笑讽嘲，都吹不动陈永贵的决心。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办好互助组的志气。老少组的条件虽然差，可是人心齐，干劲大，他们起得早，睡得晚，十冬腊月，好汉组的人在家里闭门不出，他们在地里修边垒堰；正月天，别人闹红火，他们赶着往地里送粪。这一年的秋天，老少组平均每亩土地打了粮食一百五十斤，比贾寿元的好汉组多打了三十斤。到了一九四九年，亩产达到一百六十九斤，超过好汉组三十七斤。大寨的群众第一次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开始找到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冬天，全村六十七户，有四十九户参加了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互助组扩大了，集体的力量强大了，老少组的粮食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

一九五二年冬天，大寨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的组员们都入了社。原来对互助组就不服气的富裕中农们又说了话：“互助组打下粮食是归个人，人们劳动是实心实意；农业社打下粮食是大家分，人们劳动是虚情假意，农业社不一定能比互助组多打粮食。”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更盼望着农业社早点散伙。但是，办社的头一

年（一九五三年）就是大增产，粮食亩产上升到二百三十七斤，比好汉组多收了六十斤，比单干户收得更多。收罢秋，党支部召开群众大会，总结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准备吸收新社员。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个过去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过便衣探子的反革命分子李二货蓦地站起来了，他歪着脑袋说：“算了吧，不要夸你们的优越性了。农业社好什么？我是单人独马，每亩还打了三百斤，你们搞集体化，每亩怎么才打了二百四！”社员们被泼了一头冷水。农业社社长陈永贵知道这个“黑鬼”是在有意破坏农业社，就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同大家商量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这一年刚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支部原来打算先总结集体化的优越性，然后再宣布统购数字，现在“黑鬼”出来放黑风，反击他的好办法就是宣布粮食统购政策。陈永贵在会上说：“不论是农业社、互助组或是单干户，多打粮食都是好事情，都要表扬。现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数字计算，自报公议把余粮卖给国家吧。”统购统销政策和任务一宣布，绝大部分社员热烈拥护，“黑鬼”却象没了骨头的肉，软成一滩，蹲在一旁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来，一边打，一边说：“我这嘴，不成嘴，是屁眼，我是胡说哩，我一亩地实实在在只收了一百六十斤，连上秸草也不够三百斤。”

“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打了那么多？”“黑鬼”再三求告大家说：“我想搞单干，怕别人都入了社，再没有人和我变工种地啦！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农业社作对哩！”

“黑鬼”破坏农业社的阴谋被揭穿后，人们的眼睛更擦

亮了，全村家家户户都报名入社，自称“好汉组”、要和农业社比高低的十户富裕中农也入了社，他们中间第一个报名入社的是贾寿元。自从办起农业社，从春天到夏天，贾寿元时刻留意农业社在干什么活，隔不上几天就要看看社里的庄稼。社里秋收打场，他看的更仔细。社里的打谷场正对着贾寿元的家门口，社里打一场，会计在场上记一笔账，他爬在他的窗台上也记一笔账；社里随打随分，他也分户一笔一笔地记上。社员贾正元（富裕中农）和他的土地、劳力差不多，从社里分了七千多斤粮食，他在互助组只打下四千多斤。他把笔一扔，说：“集体就是好，这一下我算服气了！”第二天，他报名入了社。

贾寿元入社以后，和社并不是一心一意，生产情绪忽高忽低。他凭他的耕作技术好，在推广新技术中，常和大家唱对台戏。一九六一年，他违反生产队深种的操作规则，浅种了几十亩玉米，造成减产一万斤的损失，在社员大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他改正了缺点，队里又请他当了技术员。一九六三年抗灾斗争中，他只顾自己，不顾集体，大队党支部又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全大队的十二户富裕中农，经过团结、批评、团结，多数表现很好。一九六三年，有七个人被评为“五好”社员。

依靠贫下中农 坚持革命到底

既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又不能

没有阶级界限和思想界限。陈永贵说：“现在的集体经济是‘里三层，外三层’，贫下中农好比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台柱子，他们的阶级觉悟越高，集体经济就越巩固，生产也就发展得越快。”因此，大寨党支部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走阶级路线，还象从前一样，紧紧地依靠贫下中农，不断地和阶级敌人斗争，巩固壮大集体经济。

一九五三年，党支部和社委会在中共昔阳县委的帮助下，制订了治山治坡治沟十年规划，拿到社员大会上讨论。不少人不同意。他们说：“不要治，瞎误工，如果沟能治成地，老一辈人为啥不知道治？”开了几次会，思想也没有统一了。思想不统一，就不能干。陈永贵想到了土地改革时期的老贫雇农，他把旧日和自己一块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穷兄弟召集起来，共同商量。贫雇农们说：“干就干吧，贴也是贴点劳力，还能贴了咱的庄窝、土地？”再一开会，就开成功了，主张和自然作斗争的人越来越多。

一九五五年冬，治山治沟进入紧张阶段。全村最大的一条沟狼窝掌沟，连着治理了二年，都被水冲垮了。这一回，说话的人又多了：“只有再一再二，那有再三再四。”陈永贵向县委负责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负责同志说：“有困难，找群众解决。”陈永贵找到贫下中农们商量，一说就通，贫下中农们说：“只要对集体有利，再五再六也干！”

第二天开工，就碰了个下雪天。人们吃过早饭走到工地的时候，看见贫农贾进才拿着石匠家具早就在那里干开了，十个指头冻的象红萝卜，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有人给他捎

来了饭，里面已经冻成冰渣子，大家劝他烧把火热一热，他说：“没事，出上几身汗就变成热饭了。”狼吞虎咽地吃罢饭，就又开起石头来。人们被他的举动感动了，大家说：“咱们可得给进才立块碑哩！”贾进才说：“咱这沟里垒了这么多石头，那块不是我的碑！”

党支部把贫下中农看作是办好集体经济的靠山，贫下中农把集体看作是自己的命根子；在政治上，他们是“晴雨表”，在生产上，他们是监督岗。谁想损害集体的一根毫毛，他们是不让的。一九六三年春天，二队的社员们在桑树嘴（地名）填沟垒堰，因为土不够用，就从沟旁的一小块地里铲了几铲土。一会儿，富裕中农李小货跑来了，气凶凶地说：“你们集体为什么侵占个人的土地？这块地是我的！”社员们心里明白：这里没有李小货的自留地，他的这块地是哪里来的呢？贫农贾来恒就问：“这块地是谁分给你的？”李小货强词夺理地说：“用不着别人给我分，我自己开出来的！”“原来你是在集体地里开个人的小块地呀！”几个贫下中农社员一听这话就都生了气，这个说：“你不好好劳动，大家还没有顾上批评你，现在你又侵占集体地哩，你安的什么心？”那个说：“你说集体是我们的，集体打下的粮食给你少分过一颗没有？”李小货被大家说的无话可答，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在日常生产中，谁做得农活质量不高，谁完不成定额，贫下中农就主动地检查和监督，因而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不巩固，不仅表现在生产上，而